



和平保衛者

俞 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8040

和平保衛者

俞 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和 平 保 衛 者

俞 林 著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年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厂印刷

新 華 書 店 总 經 售

*

787×1092 1/32 4 印張 78,000 字

195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0

統一書号: 10009·48

定价(6)三角三分

內 容 提 要

这部小說通过軍事調处执行部張家口执行小組的活動，揭露了美帝國主义和蔣介石匪幫，利用和平調处的伪装，積極準備發動內战的陰謀；他們暗中指使國民黨軍隊不斷地進攻解放區，還無中生有地把察北草原上的一股漢奸土匪說成是國民黨留在敵後的一支游擊隊，企圖干涉解放軍消滅這股土匪。小說中描寫了我方代表以堅決、耐心和智慧的鬥爭，一一揭露了敌人的陰謀詭計，使解放區和國統區人民在鐵的事實面前，認識了美蔣匪幫的真面目，從而更堅決地為保衛和平而鬥爭。

一九四六年一月末的一个夜晚，長城外的冷風吹过張家口灯火輝煌的大街，吹过靜靜的清水河。吹得那街上的電綫，河边的秃樹，發出尖銳的嘯声。

趙冀平頂着風走到清河桥上。他今天上午才來到这座剛解放了三个多月的城市。這裏的一切都使他兴奋、驚喜，好像他第一次看到城市似的。冷風吹透他的舊棉衣，但是他对寒冷好像沒有什麼感觉，兩手按着桥欄，像孩子似的，看着周圍的夜景。

离桥不远的“人民剧院”散戲了。剧院門前灯光明亮，“人民剧院”四个紅字特別鮮豔。“人民”！光这两个字就会使他的血沸騰起來。这时，許多人正成羣地走出剧院，和工人、市民一起走出來的就有他熟悉的战友們。他倒不一定都認識他們，但是从他們的棉制服上，从他們的舉動上，一眼就能辨認得出來。

趙冀平原是过慣城市生活的。他在北平讀过七年書。但最近五年，他是在晉察冀解放區的山野裏渡过的。这五年对他很不尋常。火熱的鬥爭，使他对解放區的一草一木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感情。在这个新解放的城市裏，看到和自己一

起鬥爭過來的人們，就像看到親兄弟一樣的親切。

劇院門前已經沒人了，只剩下“白毛女”的大戲報引起他的注意。他慢慢走下橋頭，向劇院走去，戲報上畫的人物漸漸地看清楚了。那是白毛女控訴黃世仁的場面。當趙冀平走到戲報跟前，那羣指着黃世仁鼻子怒吼着的羣衆突然在他眼前活了起來，他多麼熟悉這些人呀！前天他還和他們在一起控訴漢奸惡霸，耳朵裏還震響着他們激動的聲音。

他的心又飛回他前天離開的地區了。那是沿着平綏鐵路兩側的一片平川，兩邊的山地是抗日時期的根據地。這片平原上也從來沒有斷過八路軍的蹤跡，從平西根據地到平北根據地的八路軍和幹部，經常從這裏越過日寇控制着的鐵路綫。白天，平川裏的大小村落，看來是日寇控制着，可是一到夜晚，八路軍和地方工作人員就像從地底下冒出來似的在這裏活動了。他們可以在這裏召集羣衆會，宣傳抗日的道理，講解解放區的各項政策，報告戰鬥的勝利；他們可以抓捕和審判罪大惡極的漢奸、特務，警告一般的敵偽人員；也可以動員成百成千的人，把徵收的公糧轉運到南山裏去。在這裏也時常進行大大小小的戰鬥，人們夜晚聽慣了敵人據點周圍的槍聲。

五年前，趙冀平就是從平綏綫上的一個車站離開了敵佔區，穿過這片平川進入解放區的。五年來，他經常和武裝工作隊在這裏出沒。日本投降以後，抗戰的人民和幹部從秘密變成公開，新的政權建立了起來，廣大羣衆對漢奸惡霸展開了清算復仇運動。趙冀平在接到調張家口工作的通知時，正主持着一個羣衆大會，調的那樣急，他連仔細交代工作也沒來得

及，在縣裏匆忙地办了手續，就搭火車趕到張家口來了。要不是這座新解放的城市到處吸引着他，他的情緒一刻也不會離開那些人們的。

他離開了劇院，沿着解放大道的人行路飛快地走起來。風猛烈地撲打着他的胸脯，好像要把他推着往後走，他向前躬着身子，吃力地邁着步子，心裏想着他的新任務，是什麼事情這樣急迫呢？組織部通知他今晚去見原冀察軍分區司令員張化平同志，無論如何，他想不透這位他平時就很敬愛的司令員，也是解放這座城市時的指揮員，這時要他做什麼。當他轉過街角，風吹得更猛了，但是已經走熱了的身子，並不怕風的吹打，腳步反而更快了。

張化平司令員住在東山坡的一所日本式的房子裏。當趙冀平被引進他的屋裏時，有一個年輕的軍人正和司令員談着話。趙冀平站在門口遲疑了一下，張司令員早已在沙發邊站起來，滿臉笑容的向他走過來。

“趙冀平同志，組織部剛來了電話。我正等着你！”

趙冀平的右手正想向走近的司令員敬禮，張化平的粗大溫暖的手已經伸到他身前了，他拙笨地和司令員握了握手。剛才緊張的情緒立刻消失了。

“介紹一下，這位是程團長！”

那位年輕的軍人一下從沙發上跳起來，輕快地向前走了兩步，也和趙冀平握了手。然後轉向司令員說：

“你們談吧，我就走了。你剛才給我的指示我都記住了！”

趙冀平在一邊注意到這位英俊的團長向司令員發出的那

样留恋和敬爱的眼光，也看到司令員臉上堆滿像父親和兄長似的笑容。

“不留你了，小伙子，好好幹吧！常來信喲！”

司令員突然把程團長輕輕地抱了一下，兩人的手又緊緊地握了一陣。程團長後退一步，向司令員行了一個舉手禮，轉身走出屋去。司令員送他到門外去。

趙冀平被剛才的情景深深地打動了。他在會議上聽過張化平的報告，在工作裏體驗到他是一個有魄力、有智慧的指揮員，但是卻沒機會看到他和幹部的關係是這樣親切，這樣熱情。

他正這樣想着，張化平回來了。好像猜出趙冀平的思想似的，他說：

“程團長和我在一塊上十年啦！他走啦，到察北草地上去。那邊還有零散的偽軍和土匪……來，坐吧，我們談談。”

趙冀平坐在司令員的對面，心裏砰砰地跳着。這是他迎接新任務前的一種不可遏止的激動。他一聲不響地等待着張化平講話。

“趙冀平同志，你學的英文沒有忘吧？”

這句問話使趙冀平吃了一驚，他楞了楞，才說：

“還沒全忘，美軍觀察組來的時候，我還當過兩天翻譯呢。可是——”

張化平沒有等他說下去，打斷了他：

“好極了。有更重要的翻譯任務交給你。你知道軍事調處執行部成立了。派了一個執行小組到張家口來。你看到報

了吧？”

趙冀平已經知道成立了軍事調處執行部，但是對執行小組的事還不清楚。這時，听張化平這樣一說，他就立刻猜出新工作的性質了。張化平接着說道：

“委任我做執行小組的中共代表，你給我當翻譯。咱們要在一起搞一場緊張的外交鬥爭了。外交！這是個新玩意。黨交給我們的這個任務可不容易呵！”

當趙冀平拋下地方工作，匆忙地向張家口趕來的時候，萬想不到是這樣的工作在等着他。說真的，他捨不得離開那羣在一起鬥爭過的人們，他還惦記着他領導的那個鬥爭會的結果，還盼望着早些接到人們答應寫給他的信。可是，當張化平說到要和他一起進行一場緊張的鬥爭的時候，他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個任務。黨既然派張化平這樣的同志從事這個鬥爭，這就一定是個重要的鬥爭。想到這裏，一度緊張的心情又平靜了下來。

張化平把小組的情況簡略地介紹了一下。美方的代表哈利斯上校和國民黨代表高亞聲少將來到之後，已經開過一次會議。雙方把“戰鬥序列”^①報告給小組，並劃好圖表。哈利斯帶着這個報告和圖表回北平執行部去了。預計明天就會回來。

張化平走到對面牆上的軍用地圖跟前，指給走過來的趙冀平說：

① “戰鬥序列”：包括軍隊的番号、兵種及分佈的地點。

“你看，双方的‘戰鬥序列’是这样：这是張家口，它周圍都是解放區。西綫國民黨控制着大同，四周都是解放區，這裏由另一个執行小組負責。我們負責的主要是東綫。你看，國民黨軍隊有一个師在南口地區，師部在南口。这个師是用美國飛機空运來的。八達嶺是一个營部，一过八達嶺，就是解放區。这个鎮子是岔道，駐着我們一个連。我們的哨兵和他們的哨兵只隔着一道橋。我們的團部在榆林堡。我們小組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證停戰協定在這裏得到實行。”

張化平轉過身來，自言自語地說：

“和平，這是全國人民的要求。毛主席為和平親自到重慶一趟。全國人民都看清了我們爭取和平的誠意。”

趙冀平插嘴說：

“毛主席去重慶，可真叫人擔心。我們鄉裏有一个老漢，夜裏睡不着覺，偷偷地燒香禱告。人們不相信蔣介石和美國人有啥好心。一聽說毛主席回到延安，大小人都樂的跳起來，一塊石頭可算落了地。其實人們都放不下心，就是不敢講出口。等毛主席一回到家，才把心裏的話說出來。”

“具有最大的智慧才能具有最大的勇敢！”這話一點也不假。張化平走到書架前，隨手拿出一本“毛澤東選集”^①，繼續說下去：“毛主席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到了重慶，這正是蔣介石和赫爾利這些人頭疼的事情。你從下邊來，談談羣眾的情緒吧！”

^① “毛澤東選集”，當時各抗日根據地黨委編印的。不是今天由“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

兩個人又重新坐好。提起下邊的羣衆，趙冀平覺得有些話要講，可是又不知道從哪裏談起。他的臉轉向軍用地圖，找到用紅筆標誌着“岔道”的地方，說道：

“我工作的地區离岔道很近。日本投降前，村裏的黨員只能秘密活動。村裏有一個叫王道成的大漢奸……”

說到這裏，張化平插了嘴：

“你說的是柳林莊吧？”

“就是，你到過嗎？張司令員？”

張化平點點頭，隨即仰起頭來，好像回憶着什麼似地說：

“我過路的時期駐過一天一夜。有個叫劉老義的還在嗎？”

“劉老義？”趙冀平幾乎喊出來。“他現在是村長！多麼堅決的一個老大爺！在敵人牢監裏坐過三次，敵人沒從他嘴裏掏出一個字來。他兒子虎頭現在是民兵隊長。”

“我見過這個小伙子。羣衆現在都有些什麼想頭？”

趙冀平把清算復仇運動的情形講了一下，最後說：

“人們受了鬼子八年的壓迫，鬥爭雖然沒停止過，可是不能公開進行鬥爭。一旦解放了，人們情緒高極了，他們認為抗戰勝利了，一切都應該改個樣，一切事都應該按大夥的意見辦。清算漢奸的時候，人們提出了土地的要求。我覺得這個要求也正当，我們把大漢奸的土地沒收了。不過，八達嶺那邊的情形也真叫人們擔心。先是漢奸和鬼子不叫我們接收。後來，國民黨的二十二師來了，他們一到就在長城上修堡壘，挖工事。對過往行人檢查的比鬼子還厲害。大小漢奸都往那邊

跑，跑過去國民黨就收下。人們看到這情形，肚子裏憋得鼓似的。都說：像這樣怎能保持和平呢？”

“人們想的對呀！”張化平接着說：“只一方面有誠意當然不行。我們這個新工作正是對國民黨有無誠意的一個最好的考驗。國民黨想用和平的幌子欺騙全國人民，我們和他談判，誠心誠意地維護和平，就正可以在廣大人民面前揭穿他們的騙局。也只有這樣，才能打消人民對國民黨和美國的幻想，才能提高人民的認識。當然，我們是主張和平的，必要的時候還不惜用武力保衛和平的事業。”他說着打開了手裏的書，找出一段來，說：“毛主席這樣說：‘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將贏得戰爭，贏得和平，又贏得進步。’你知道，革命戰爭對咱們人民有多大鍛鍊！就是依靠着人民，我們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也是依靠着他們，我們才能保衛住和平的事業！”說到這兒，把書合上，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站起來說：

“喝些熱茶吧，你看，我都忘了招待你。”

他喊警衛員把茶端來。

“到我這兒來，不要客氣。喝杯茶就暖和了。喲，得給你修修門面，把你鄉下穿來的衣服換一換吧。你要捨不得丟，就保存好，少不得還要穿的。明天我們就搬到小組去住。”

趙冀平覺得司令員又變成一個知心朋友一樣了。特別在勸他把這身沾滿了黃泥的破衣服保存好的時候，司令員臉上堆滿了幽默的笑紋。顯然他是一個很有風趣的人。但是趙冀平和他還不熟，帶着幾分拘束地喝了杯熱茶。身上立刻感到暖和起來，好像司令員的力量傳到他身上一樣。

夜深了。車站上傳來機車的叫聲。風還在窗外吼着，趙冀平覺得是告辭的時刻了。

二

一個明朗的早晨，軍調部的一架運輸機從北平起飛，越過波浪似的山脈和蜿蜒在山頂上的長城，向張家口飛來。

飛行很平穩，連第一次乘飛機的劉誠仁也沒有感到什麼不舒適。

劉誠仁是美方新僱用的譯員。他的歷史很簡單，快三十歲了，還沒有離開過北平。他考大學的那年暑假正趕上七七事變。那時他也有一股抗戰的激情，但是他總認為一個青年的責任是讀書，正是這種思想，使他在“一二九”運動的時候能夠心安理得地保持着中立態度。抗戰爆發時引起的激情不久就因北平淪陷而逐漸冷卻了。他仇恨日本侵略者，但又抱怨中國人太不爭氣。他考入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覺着這裏日本人還不能直接干涉，就像躲進了一處避難所似的，死讀了四年書。

在燕京大學的四年中，他也接觸到一些幹革命的人，但是他總是抱着“敬而遠之”的態度。他唯一的知心朋友是一個叫牛海瀾的人。因為，牛海瀾和他一樣，是一個很正派、肯讀書，但是不相信任何政治黨派的人。他們在一起談學問，談人生觀和各種理想，不過所談的都不涉及到當前的政治形勢，好像當時在亞洲和歐洲進行的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戰爭，和他們沒有什麼關係似的。

大學畢業之後，他不得不走出這個“避難所”，到一家私立中學裏教書。那位牛海瀾不久却叫日本憲兵抓到監獄裏去。冷酷的事實打破了他脫離現實的幻想，使他更深地仇恨日本侵略者。但是同時又更加不相信中國還能擺脫日本的統治。於是他變得越來越消極，幾乎變成一個厭世主義者。

日本無條件投降，對他說來完全是一個意外。剛聽說的時候，他一點也不相信，把報紙上的消息讀了多少遍，還不放心。等他看到這是千真萬確了，就高興地拉着妻子跑到大街上去，見了任何人他都想招呼。又跑到八年沒去過的北海，爬上白塔歡呼起來，一下子變得和當學生時那樣的年輕了。不久，牛海瀾也從監獄裏出來了，還和從獄裏一塊出來的朋友合辦了一個小小的“晚報社”。劉誠仁很愛讀“晚報”上的文章。因為，這個報紙正說出了他心裏的話：抗戰勝利了，一定要把祖國重新整頓一番，再不能回到原來的老樣去了。劉誠仁嘴上有了一个新名辭，這就是“祖國”，逢人就說：“好了，我們也是有祖國的人了！這回，可得好好地幹呀！”

劉誠仁高興了沒有多久，一個陰影遮住了他的喜悅，這個陰影偏偏越來越大。這就是國共關係問題。對共產黨他絲毫不了解，但是從朋友口中知道共產黨抗戰最英勇，抗戰時期，他也知道，一出城就有八路軍活動。共產黨最近的宣言他在“晚報社”裏也看過，他贊成和平民主的主張。毛主席到重慶，他也和朋友們一樣的認識：“共產黨真心誠意地要和平。”八年抗戰，國家受到了多少損失，再不能打內戰了！可是，看起來，國民党的態度卻不一樣：先是，委派那批漢奸偽軍做為他們先

遣軍，於是這羣民族敗類、國家罪魁就能照舊地作威作福；接着國民黨軍隊從天上運來了，他們並不解散這批幫助敵人屠殺中國人民的偽軍，反而把他們全部收容下來。更奇怪的是美國兵也從海上來了。北平的馬路上剛剛看不見日本大卡車的橫衝直撞，美國的吉普車又到街上到處碾死人了。更使他害怕的是各處爆發的戰火，平漢綫上、晉中都砰砰拍拍地打起來，莫非內戰又開始了嗎？好不容易打走了日本，為什麼自己又要打呢？國民黨軍也罷，共產黨軍也罷，都是中國人，有什麼不可商量的呢？

這一個越來越大的陰影使他迷惑起來。他每天都跑到“晚報社”找牛海瀾問消息，和他一起估計着各種可能。突然，他等到了一個“好消息”——馬歇爾來華調停內戰，三人小組成立了。並在北平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他好像在黑暗中抓住了一縷光明，找到了一個希望。他一向認為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美國既然出面調停，中國問題就可以合理解決了。

不久，軍調部成立了。美方需要很多譯員，劉誠仁就堅決辭去教書匠的職務，受僱為美方的譯員，想為和平出一份力量。他和牛海瀾商量以後，給自己定下了一個信條：既不偏袒國民黨，也不偏袒共產黨，要毫無成見地觀察一切。並答應給“晚報”寫關於這方面的文章。

劉誠仁穿好新領到的美式制服，很鄭重地去見他的上司哈利斯上校。在門前，又把制服拉了拉，然後才輕輕地敲門。這時，裏面一個粗啞嗓子應了聲：“進來！”

他推門進去，只見一個花白頭髮的美國軍官，站在寫字台

後面，兩手按着桌上的一份地圖在查看，只略抬起頭看了劉誠仁一眼，又低頭看着地圖。劉誠仁站在一邊等了兩三分鐘，哈利斯才丟開地圖，隨手拿起桌上的一瓶啤酒，向劉誠仁說：

“密斯特劉嗎？請坐。喜歡啤酒嗎？別客氣，我們美國人是好客的，以後我們要在一起工作了。”

劉誠仁拘謹地謝過他，坐在椅子上。

哈利斯也不再謙讓，把啤酒倒滿一大杯，仰頭一氣喝乾了。摸摸嘴巴，坐在對面沙發裏，問道：

“在哪裏學的英文？”

“燕京大學，”劉誠仁回答說。

哈利斯噓了一聲，打了一個很響的肉梆子，說：“燕京？司徒雷登又該誇口了。可是他給共產黨也培養了不少人材，這筆賬我們是忘不了的。”

“上校，”劉誠仁不由驚奇地問：“你意思是說……”

“我是說我遇到共產黨方面的幾個譯員，都是燕京的。這真叫司徒雷登丟臉。”

劉誠仁心裏浮上瞭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他覺得哈利斯話裏隱藏着一種什麼東西，這種東西和一個公正的、沒有絲毫偏袒和成見的調處人是不相容的。因此，他忍不住問了句：

“上校，給哪方面當譯員不都是為了和平？”

“和平？”哈利斯把眼眉挑得老高，看了劉誠仁一眼，隨後說：“當然是為了和平。”說着又倒了杯啤酒，喝去半杯，把酒杯放下，皺起眉來說：

“你們的國家是喜歡打內戰的。這是你們的文化！和平，

这是个很好听的字眼。得到它，却不怎麼容易！”

他不願和刘誠仁多談這個問題，看看錶，站起來說：

“明天九點鐘我們起飛，回張家口，你八點鐘到這裏來，我是喜歡準確的。現在是十一點三十一分。”

刘誠仁按着他宣佈的時間調整了自己的錶，就告辞出去了。

回到家，牛海瀾來找他，劈頭就問：

“美國上校怎麼樣？”

“還好，說話还很隨便。”刘誠仁沒有說出自己的不愉快。

“好，你到共產黨地區去要好好地觀察。國民黨回到北平，才幾個月，就快把人心失尽了！”

“我絕對要避免任何成見，等我看到什麼再和你研究吧。”

第二天，刘誠仁帶着行李準時去見上校。一進門，就見一個制服穿得整整齐齐的軍官，端正地坐在哈里斯對面。顯然兩個人正談着話。刘誠仁見上校有客人，就要告退，哈里斯用手式留住他。“客人”也微笑着从沙發裏站起來。這時，刘誠仁从領章上認出他是一個工兵中校。

哈里斯介紹說：

“這是麥唐納中校。你今天跟中校到張家口去。他暫時代替我的工作，我有事要在這裏留幾天。”

麥唐納中校和刘誠仁握了握手。幾分鐘後，兩人就向機場出發了。

麥唐納虽然制服穿得很整齊，人却一點架子也沒有，在去機場的路上，就和刘誠仁混熟了。他从懷裏拿出一個皮夾子，